

格列佛游记

[英] 乔纳森·斯威夫特 著 王岑卉 译



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Gulliver's Travels

格列佛游记

[英] 乔纳森·斯威夫特 著 王岑卉 译

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格列佛游记 / (英) 斯威夫特著; 王岑卉译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6.5 (2016.8重印)
ISBN 978-7-222-14585-6

I. ①格… II. ①斯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2312号

责任编辑: 刘娟 杨庆华

装帧设计: 宝大银

责任校对: 唐俊

责任印制: 杨立

格列佛游记

斯威夫特 著

王岑卉 译

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编 650034

网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ynrms@sina.com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10.25

印数 12,001—17,000

字数 195千

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书号 ISBN 978-7-222-14585-6

定价 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目录

第一卷

小人国游记	001
-------	-----

第二卷

大人国游记	073
-------	-----

第三卷

飞岛国游记	155
-------	-----

(飞岛国、巫师岛、永生国、日本游记)

第四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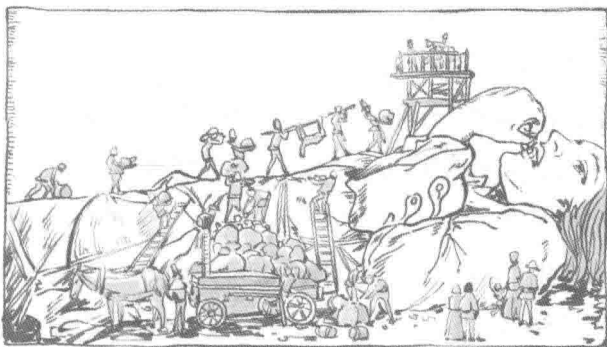
慧马国游记	233
-------	-----

第一卷

CHAPTER I

小人国游记

A VOYAGE TO LILLIPUT



小人国游记 第一章

- 格列佛的身世和家庭。
- 格列佛禁不住诱惑踏上旅途，遭遇海难，游水逃生。
- 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安全登陆，却被押往内地，当了俘虏。

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个小庄园，我在五兄弟里排行第三，十四岁就被送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，在那里埋头苦读了三年。尽管有一小笔津贴，但和求学的费用相比还是杯水车薪。所以，我不得不给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·贝茨先生当学徒，而且一干就是四年。父亲时不时会寄点钱过来，都被我拿来学

航海和数学知识了。对于有志于外出旅行的人来说，这些知识总能派上用场。我坚信自己迟早有一天能有幸出海远行。离开贝茨先生后，我回到父亲身边，在父亲、约翰叔叔和其他一些亲戚的帮助下弄到了四十英镑。他们还许诺每年提供三十英镑的津贴送我去莱顿求学。我在那里总共念了两年零七个月的医学，毕竟长途航行离不了医学知识。

从莱顿回来后不久，恩师贝茨先生就推荐我去亚伯拉罕·潘内尔船长的“燕子号”上当船医。我在船上干了三年半，去过一两趟地中海中部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。旅行归来后，我决定在伦敦定居。贝茨先生再次鼓励我，还介绍来不少病人。我在老犹太街上的一栋大屋里租了几个房间，听从恩师的意见，改变生活方式，娶了新门街袜商埃德蒙·伯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·伯顿，得了四百英镑嫁妆。

两年后，贝茨先生不幸撒手人寰。因为不肯昧着良心跟其他黑心医生同流合污，我身边没几个朋友，生意也每况愈下。与妻子和熟人商量后，我决定重操旧业，再次出海。接下来的六年里，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船医，多次前往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，多少有了一些积蓄。我随船带了很多书，闲暇时间都在读书，饱览了古今最优秀的名家作品。上岸时，我就观察当地的风俗民情，学习当地的语言。好在记忆力出众，我学起来不费吹灰之力。

最后一次旅行不太顺利。我渐渐厌倦了大海，打算留在家

里陪妻儿共享天伦，便从老犹太街搬到了桎梏巷，又把窝挪到了伦敦东区的沃平，希望在海员中间揽点生意，但结果不尽如人意。就这样过了三年，生意还是没有丝毫起色，我只好接受威廉·普里查德船长开出的优厚薪水，作为“羚羊号”的船医踏上了前往南太平洋的旅途。1699年5月4日，我们从布里斯托尔^①起航。刚开始，一切都顺风顺水。

出于某些原因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海上冒险的细枝末节统统告诉读者。大家只需要知道，在去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，我们被狂风刮到了范迪门兰^②的西北方。据观测，当时的位置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。有十二名船员因为操劳过度、食物恶劣而命丧黄泉，其他人的身体也很虚弱。11月5日，那一带正值初夏，天空一片阴霾。水手们突然在离船不到百米^③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礁石。但海风实在太猛，我们什么也没来得及做就迎头撞了上去，船体顿时四分五裂。连我在内的六名船员急忙放下小艇，拼命划离大船和礁石。大概只划出了十几公里，大家就再也划不动了。我们已经在在大船上耗尽体力，此时只好听任海浪摆布，随波逐流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北方突然刮来一阵狂风，小艇一下被掀翻了。我不知道小艇上其他人的下落，也不清楚逃上礁石和留在大船上的船员们的命运，只知道他们全部不见了。我

① 布里斯托尔，英国西南部最大的城市，从中世纪起就是重要的商业港口。

② 范迪门兰，今位于澳大利亚南部，被誉为“世界的尽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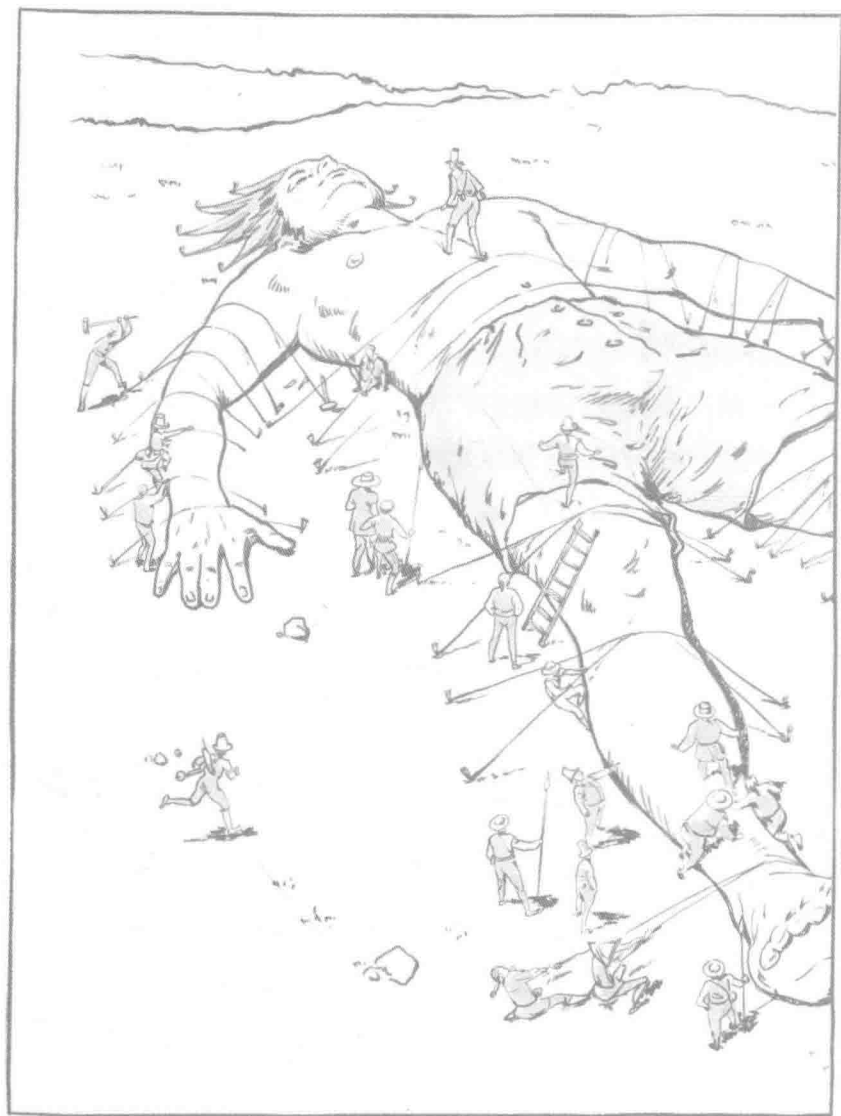
③ 原文直译为“链”，英制长度单位，1链约等于182米。为了方便读者理解，编者将全文的英制单位换算为更易理解的国际通行单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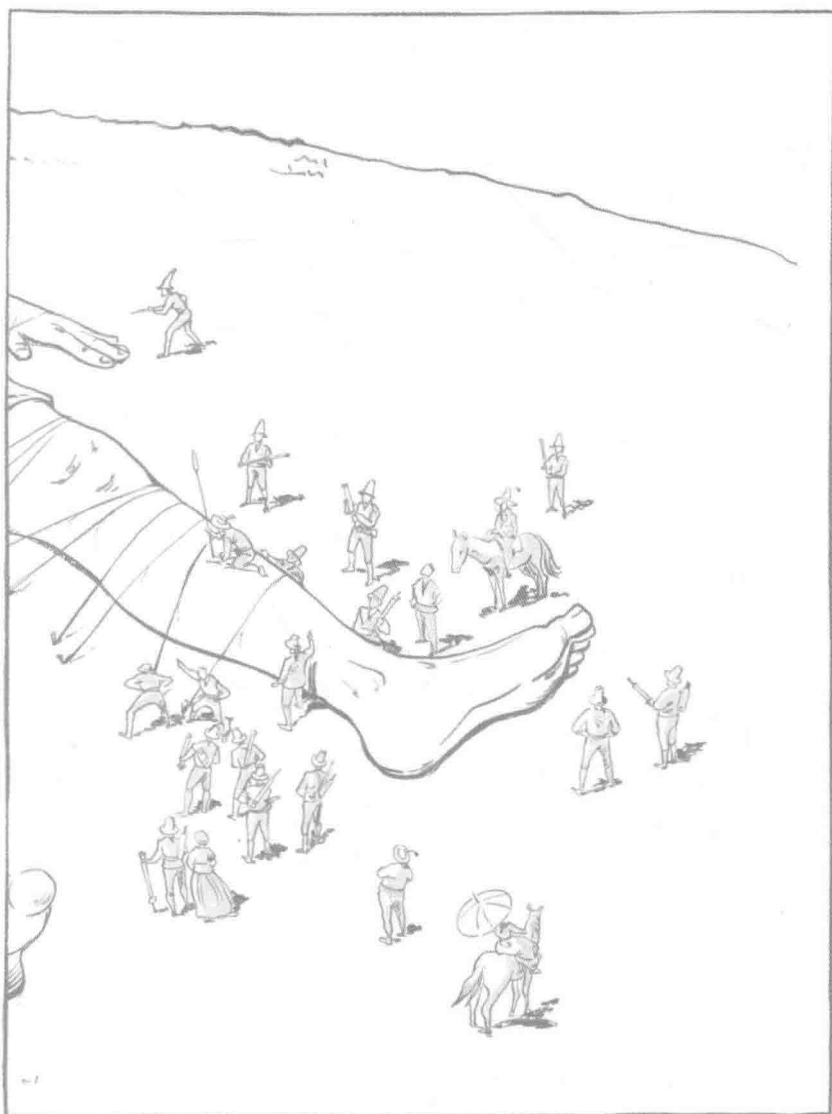
听天由命地游着，被风浪推着前行，时不时把腿探下去，却怎么也触不到底。就在快要丧失信心，再也无力挣扎的时候，脚突然碰到了地。这时，风暴也大大减弱。海底的坡度很缓，我足足走了两公里才上岸。当时大约是晚上八点，又走了不到一公里，却连房屋或居民的影子也没看见，至少当时没有。因为我身子实在太虚弱了。疲惫的身体，炎热的天气，加上离开大船时喝的一瓶白兰地，都让人昏昏欲睡。我一头倒在软绵绵的草地上，从来没有睡得这么香过。

这一觉估计睡了九小时，因为醒来时天刚亮。我想爬起来，却动弹不得，只好仰面平躺着，发现腿脚和胳膊竟然都被牢牢固定在地上，一头浓密的长发也被拴住了，身上还绕着不少细绳，从胳肢窝到大腿都被捆得结结实实，害得我只能朝上看。太阳越升越高，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。我听到似乎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议论我，但我当时的姿势只能看天，其他什么也看不见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感觉左腿上似乎有活物在动。它慢慢朝上移动，越过我的胸口，差不多要碰到下巴了。我竭力往下看，发现那竟是个跟铅笔一样长的小人！他们手里拿着弓箭，身后背着箭筒。我感觉到至少有四十个同样的生物（这是纯靠猜的）跟在他后面，便大吼一声，吓得他们落荒而逃。后来别人告诉我，有几位从我身上跳下去时摔伤了。不过，他们很快又折了回来。其中一个鼓足勇气，站在刚好能瞧见我整个脸的地方，高举双手，仰起脑袋，惊讶地打量我，发出清晰而尖细的声音：“赫

金纳，德古尔。”其他人也跟着重复了几遍，但我当时一头雾水。读者不难想象，一直这么躺着是很不舒服的。我拼命挣扎，好不容易挣断了绳子，扯掉了把左臂固定在地上的木栓，努力把左臂举到眼前，终于弄清了他们是怎么捆我的，然后使劲一拽，把绑着左边头发的绳子也扯松了一些。虽然疼得要命，但脑袋总算是能转动半张脸的距离了。不过，我还没来得及抓住他们，那些小东西就一溜烟地逃跑了，还发出一阵尖叫。只听其中一个大喊：“托尔戈，芬那克。”霎时间，我左手中了一百多箭，感觉像针扎一样。他们又像欧洲人开炮似的，往空中射出一阵箭雨。我猜很多都射到了身上（虽然一点感觉也没有），也有些落在了脸上，便赶紧用左手挡住脸。箭雨过后，我又痛又难受，忍不住发出呻吟，然后又拼命挣扎，想要摆脱束缚。他们再次万箭齐发，势头比刚才还要猛。还有几个家伙拿矛捅我的腰，幸亏我穿着件牛皮马甲，他们怎么都捅不穿。我想最好还是乖乖躺着，一直躺到晚上，反正左手已经恢复自由，到时再给自己松绑也不迟。至于那些小人，如果每个都跟刚才那个差不多高，我相信自己一个人足以对抗他们最强大的军队。不巧的是，小人们见我安静下来，就没有再放箭，但听声音似乎数量有所增加。离我右耳朵大约三米的地方传来叮叮咚咚的敲打声，持续了一个多钟头，像是有人在那儿干活。我在木栓和绳子允许的范围

内扭头看去，发现他们搭起了一个台子，大约有半米高，旁边靠着两三副梯子，上面站着四个小人，一个看上去挺有身份的





家伙发表了一通长长的演说，不过我一个字也没听懂。刚才忘了说，这位要人在发表演说前，先高喊了三声“朗格罗，德胡尔，桑”。（这几个词和前面提到的几个词，他们后来又说过，也给我解释过。）他话音刚落，就有五十个小人跑过来，砍断了我脑袋左边的绳子。这么一来，我就能把头转向右边，看见他和他打的手势了。这是个中年人，比旁边三个都高出一截。那三个人里面有个侍从，比我的中指高不了多少，帮他拽着长长的衣摆，另外两个从左右两边搀着他。他派头十足，像个演说家，时而威胁，时而许诺，时而表示同情，时而彰显善意。我恭恭敬敬地回答了几句，然后抬起左手，举目望天，让红日为自己作证。因为离开大船后已经几个小时滴水未进，我饥肠辘辘，实在忍不下去了，虽然知道挺没礼貌，但还是忍不住指着嘴巴，表示想吃东西。那位“赫垢”（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这么称呼达官显贵的）马上心领神会，走下台子，命令手下往我身上架了几副梯子。一百多个小人挎着装满肉的篮子，顺着梯子爬到我嘴边。

这些肉是国王刚得知我的消息时就下令送来的，能看出是好几种动物的肉，但吃不出究竟是什么。它们看上去像是羊肩、羊腿和羊腰，但比云雀翅膀还小，风味倒是十足。我一口就能吞下两三块肉，一次就能吃下三条长面包，不过那些面包只有步枪子弹那么大。他们尽快送上吃的，对我的大体量和好胃口啧啧称奇。接着我又做了个手势，示意想喝水。光看我吃东西



的样子，他们就知道水少了肯定不够。这些聪明的小人熟练地吊起一只大酒桶，靠近我嘴边，然后撬开桶盖。我轻轻松松一口就喝了个底朝天，因为那一大桶的量还不到一个饭碗，喝起来像低度的勃艮第葡萄酒，但味道要好得多。他们又弄来一桶，我一饮而尽，表示还要，但已经没存货了。我展示完这些奇迹后，他们大声欢呼，在我胸前跳起了舞，还像刚才那样一遍遍高呼“赫金纳，德古尔”。他们一边大喊“博拉彻，米瓦拉”，一边做手势，让我把两只酒桶扔下去，但要先警告下面的人躲开。酒桶到半空中的时候，他们又齐声高喊“赫金纳，德古尔”。不得不承认，小人在身上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我常常心痒难耐，想一把抓起四五十个，统统扔到地上去。但想起自己刚才吃的苦头，担心他们会使出更厉害的手段，再想到自己以名誉做过了保证

（刚才恭恭敬敬的态度就是这个意思），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再说了，他们这么破费招待，我怎么也应该以礼相待嘛。但私底下我还是很吃惊，这群小家伙竟然如此大胆，在我一只手已经恢复自由的情况下，还敢爬到我身上走来走去。我在他们眼中肯定是个庞然大物，但他们竟然一点也不害怕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吃得差不多了，就不叫他们加肉了。这时，来了一位宫里派来的特使，带着十来个随从，沿着我右腿往上爬，把加盖御玺的国书递到我眼前，又叽叽咕咕说了十几分钟，表情不怒自威，语气相当坚决，还时不时用手指着前方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指的是一公里外的首都。国王陛下已经在御前会议上做出决定，让人把我运往首都。我稀里糊涂地回答了几句，但无疑是对牛弹琴，又用恢复自由的左手做了个手势（因为担心伤到特使和随从，我是在他们头顶上做手势的），先指了指右手，又指了指脑袋和身子，表示想获得自由。他好像理解了我的意思，但摇了摇头，表示拒绝，又做了个手势，表示必须当俘虏运走。不过，他又比划了几下，表示美酒烤肉管够，其他待遇也会很不错。我又想挣脱，但脸上手上的箭伤都很疼，起了水泡，有些箭头还嵌在里面，再看到对方人数多了不少，只好做了个手势，让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得到这样的答复后，特使才和颜悦色、彬彬有礼地带着随从下去了。很快，旁边就有人齐声高喊“佩隆姆，舍兰”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。我感觉左边的绳子松了一些，就把身子转向右边，撒了泡尿。这可把他们吓了一

大跳。幸好他们见势不妙，赶紧跑到两边，避开了那股又响又急的洪流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往我的脸上和手上涂了一种香喷喷的药膏，几分钟后箭伤就不疼了。涂了药，撒了尿，加上刚才那顿营养丰富的美餐，我彻底放松下来，只感觉昏昏欲睡，一觉睡了足足八个小时。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不过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医生奉陛下之命，往酒里掺了安眠药。

这么看来，我上岸后刚在地下睡着，陛下就得到了线报，在御前会议上做出决定，把我用前面提到的那种方式捆起来（当时我睡得正香），还运来大量美酒烤肉和一辆将我押往首都的平板车。

这个决定似乎太大胆，也太冒险了。可以肯定，在同样的情况下，欧洲任何一位君主都不会选择这么做。但如今看来，这么做既谨慎又大度：如果他们趁我睡着发动袭击，想用长矛和利箭杀人灭口，我肯定会疼醒，然后勃然大怒，奋力挣断绳索。等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就无力抵抗，也不可能指望我大发慈悲了。

这些小人是非常高明的数学家，国王陛下更是崇尚学术。在陛下的支持和鼓励下，他们在运动几何学方面的造诣登峰造极。陛下有好几辆带轮的车子，用来运送树木和其他重物。他们还经常在林场里制造巨型战舰，有些长近三米，建好后就用车子运送到两三百米外的海边。这回出动了五百名木匠和工程师，造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车辆，也就是个长两米、宽一米、离地七厘米的大木架，下面有二十二个轮子。据推测，我上岸